

聽訟彙案

校正

三

9

74

4847

3





明 7 條 4  
4847  
卷 3 止

內

聽訟彙案卷之三目錄

巫覡服罪

河伯娶婦

斬巫災止

石佛現光

道觀蛇妖

賞錢治盜

為獄代償

貸罪濟饑

饑民強貸

聽訟彙案卷之三

目錄



官價糴穀

失印自如

用奇察盜

總轄察盜

縣宰撻囚

飛書誣告

斷囚慘怛

仁恕論刑

覆審盡情

察獄以色

妙藥救死

絲履辨冤

常住金獄

分產與妾

我婿外人

婿奪舅家

義犬狴訟

鸚鵡告盜

乙夜鞠獄

桌下伏聽



禽獸相傷

天賜遺鈔

中守宮毒

夢神斷獄

井中疑案

墮橋顯報

恃清取禍

聽訟彙案卷之三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纂百男達有功校

巫覡服罪

九江邊道有唐居山名有神眾巫共為取公姬歲易

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時大守宋均到

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均曰眾巫與神合契知其

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

公姬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愚民無知易入鬼趣非正大君子嚴法懲戒未有

能除害者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

九風俗通義





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  
 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  
 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  
 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宋均識  
 斷即此意也

河伯娶婦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  
 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  
 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  
 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

史記百廿六

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  
 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  
 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  
 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千里乃沒  
 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多持女遠  
 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俗  
 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豹曰至娶  
 婦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河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者數千  
 人其巫老女子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



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媪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媪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媪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媪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

雷待之須臾。既而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雷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河伯娶婦本神奇之事故。投巫亦出於神奇耳。蓋鄴之民習俗已久。爲惑已深。巫不殺則妖不止。非教之所能諭也。雖然。一旦猝行刑。恐百姓懼崇不安。或有水患。必歸咎於官。愚惑滋甚。娶婦之說益行矣。於是一時權詭特自備禮恭敬臨之。乃借其神奇以投沈。其徒令吏民震驚。以破羣惑而反惡。



俗大害長除可謂能行術矣何孟春乃謂豹以殺止殺其法甚厲仁人君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乎而至誦殺數人殆於不教之虐矣嗚呼豈其然乎夫大巫媪諸弟子及三老等歲以娶婦殺民女者不可勝計今悉案死亦未足抵償且不能震誠惡俗故親往監臨以義斷之祇見其快而未見其虐雖行譎而正者也又鑿渠者不獨灌田所以洩水去患令民不復惑也

斬巫災止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處火起居民頗憂

吳越備史  
四

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絕

凡人妖之行宜速懲其主張者令愚俗震誠以破羣惑也張乖崖云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亮哉斯言也

石佛現光

程明道為京兆鄆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

伊洛淵源  
錄二



曰然戒曰侯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北夢瑣言載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高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曰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是乖露擒而罪之此亦一段快事大抵浮屠為妖其術本淺氓之蚩蚩亡論耳官司而受欺可乎哉抑夫五斗米道白蓮教之禍皆以燒香聚眾為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醒愚救俗而已

道觀蛇妖

名臣言行錄前集九

孔道輔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僚屬往拜之而蛇果出道輔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

景德中汾州有神祠相傳神親享杯盤蓋神座下有穴藏羣狐狐自穴出享殺醴王嗣宗得其實縱火焚穴擒殺羣狐鞭廟祝背寶祐間廣東一古寺佛像中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胡穎為經畧使毀佛殺蛇而杖其僧以脫愚



民之惑，一事亦絕相類。世間妖巫姦僧，託神佛靈，異譎張為幻，熒惑愚民，大抵皆是類耳。

賞錢治盜

容齋隨筆  
十六

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

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為盜。

為獄代償

智囊一節  
略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孰若為獄囚代償官？捕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明陳繼儒稱佛氏為天下大養濟院，在彼乃然耶。此方則反，是其為國家大蠹，甚於洪水猛獸之



害方今釋教充滿乎天下。三家村裏亦靡不有道場。緇徒如雲。布滿寰宇。嗩誦咒唄。囂於絃歌。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何物之世界。不農不商。驕傲逸樂。坐食糜爛。耗蠹平民。豈有限極哉。其最可慨者。奢靡成風。肆興土木。高堂巨閣。競爲華觀。百爾器品。七寶莊嚴。金碧熒煌。夸耀人目。此皆誑誘愚民。吸脂吮髓。以成之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其罪。高於浮圖矣。蓋其募化之計。持簿逐戶。賦錢頭會。箕歛恣行。苛虐貧氓。苦辭弗得。弗措。必至假貸以償。責不亦甚乎。而當事者不能之禁。恐以阻佛事。見

訴或得罪於祠部也。豈不可長大息痛哭哉。嗟呼。如莘老妙方便。真可謂活佛矣。窮民苦逋負者。富人能作斯舉。其何功德如之。乃徒佞佛奉僧。而不肯恤窮焉。可哀也已。又丹桂籍載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豈圖利己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一百八十里。築堤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此寔救荒之良術。宜勸富民而爲之也。

貸罪濟饑

明宣德末。永豐饑。亂民嚴季茂等千餘人。就縛布政



陳智伯謂脅從者多不可槩令庾死。倡捐俸為粥賑之。奏報決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伯令詣官自告。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若能出粟濟饑民。可轉禍為福。眾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

陸曾禹云。富民遭官一審。家資盡入吏胥之手。飢民其有濟乎。陳公使之出粟活人。真上智也。窮黎被脅而從。情有可矜。富家向賊求生。於理可恕。處之悉當。非秦鏡歟。

饑民強貸

宋太宗淳化三年春。京江浙大饑。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眾。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聞。帝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以振饑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自臨遣而謂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餓糧以圖活命。爾若其情非巨蠹。悉為未減其法。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狠難制為患閭里者。固便宜從事。務於除惡。繇是獲全活者殆千計。

文獻通考  
百六十六



仁宗天聖五年陝西旱災因詔民持杖劫人倉庫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者又減一等知諫院司馬光以為不便曰臣聞周禮荒政十二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不聞赦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州縣官吏不知治體務為小仁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

徭薄賦開倉賑貸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此其所慮遠矣饑民貪食誠為可矜然凶歲捕盜之制不可不尤嚴也又按富室有蓄積者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貸為制平價或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窮民脫於餓莩而無劫奪之患矣

官價糶穀



宋紹興初蘇緘為南城令歲凶里中藏粟者固閉以待價緘籍得其數先發常平穀定中價糶於民揭榜於道曰某家有粟幾何令民用官價糶有勒不出及出不如數者撻於市以是民無艱食

陸曾禹云民無糶所劫掠必興盜賊縱橫安危難保惟賴司牧有以處之然不將常平米盡行先糶何以塞富民之口蘇君為政先己後人其誰議之失印自如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復白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

書券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馮夢龍曰不是矯情鎮物真是透頂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善哉其言之也宋蔡元長為相一日印匣頗輕搖撼無聲吏以白蔡曰今日不用印復攜歸第翼日入省匣重如常或以詢蔡曰必省吏私用倉卒不能入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此蓋襲裴故智也

用奇察盜

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涵之姊丈也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糶米者求之不得公攝



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讎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讎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總轄察盜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踪跡不類人出入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獼猴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服乃令獼猴從天窓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壩頭茶



坊內有賣熟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盜魁也適飲湯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偽者以易之耳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件掌器婢叫呼為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刀自傷謬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眾是以得之

馮夢龍曰維亭張小舍善察盜偶行市中見一人

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採取數莖因如廁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鞠之盜也或問之張曰入廁用草此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也又嘗于暑月游一古廟之中有三四輩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為盜而擒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西瓜必盜來者古廟羣睡夜勞而晝倦劈西瓜以辟蠅也視見茶坊飲湯度盃廣狹察知是盜更一段精敏

縣宰撻囚

楊自懲為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騭一日縣宰撻囚



血流滿前。怒猶未息。揚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那得不怒。揚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為霽顏。

飛書誣告

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人。帝付安禮令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快快。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於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智囊十

斷囚慘怛

夏忠靖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怛。而筆不忍下也。

歐陽公全集 十五

宋歐陽觀文忠公之父為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

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事絕相類。信民之父母矣。後漢盛吉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

明世說

淵鑑類函 百四十八 引謝承後漢書



漢書五  
者字衍

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此尤見其厚。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夫況斷囚乎。有司者。須念人命至重。不欲以天下易焉。而其死生在我一筆。豈可不盡心哉。漢景帝獄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唐太宗謹死刑詔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自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奏聞。仁哉言乎。欽恤之至也。

貞觀政要  
八

仁恕論刑

孔子家語  
二

季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



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此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蓋君子聽獄，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所以不怨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惡乎？居是職者，其宜盡心焉。

覆審盡情

建文帝為太孫，日太祖有疑獄，命太孫處分。一日羅者獲強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

明紀編年

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莊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太祖覆審，盡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攷見其人。雙眸炯炯，聽視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也。

察獄以色

辛祥任司馬，有白璧，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魏書四十



後漢書十

杜洽二字無

魏書

卷三

後漢永初二年京師旱時安帝尚幼和熹鄧太后臨朝聽政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嗚呼不仁哉有司之嚴刑也不肯細心體訪但將五毒迫人囚不能堪何寃不受致令餘威猶在死不敢言若非太后英明此獄烏能得直色聽貌稽折獄者尤所當用心也

妙藥救死

焦氏筆乘續集三

葉南巖公余刺蒲日有赴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昇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畧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即救死矣死則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證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持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即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陰乾用以敷傷處血即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德公集

卷三

十六



絲履辨冤

智囊十

官校捕七盜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踣階上其足躡絲履盜數後窺之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使隸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盜即釋縛者

常住金獄

智囊九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領文籍分明衆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初

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訴冤曰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乃以孤立欲乘此擠之公曰此不難知也乃召堯子數來命關連僧人對事遣入堯子中門皆向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摸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摸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分產與妾

智囊七

六安縣人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云違父教



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妻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我婿外人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妻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妒，張病時謂甲曰：妻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

餘冬序錄

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奉使惜不得其名也。

漢何武之守沛郡，宋張詠之知杭州，竝有斷其富民遺孤之獄，頗與此相類。詳見棠陰比事。可并考。又海鹽志載沈奎子騰蛟能孝友，奎晚生子騰龍，析產不及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己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



此吾先君不言意也。請為兄弟爭產者，誦之庶有  
恥且格矣。因記昔有某公親監視有司，折獄有司  
皆執文書斷之。判詞的確，各畏服而退。人咸感嘆  
而公不稱善焉。他日侍臣因事問之，公曰：夫民之  
訟里人居間不能講解，於是不得已而訴諸官。仰  
冀其辨誣釋冤也。如前日所見，只以文書為斷，則  
一里正而足矣。何必敢煩官裁哉？恐其陷誣受屈  
多矣。宜深思之也。此誠仁明之寶訓。凡居案牘之  
不寄者，不可不謹服膺也。蓋折獄之不易動，或有文  
書與事情齟齬者，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

為斷，而情則不然。故聽訟之要務，洞見事情，以照  
覆盆之寃。如何沛郡張杭州及奉使某，至今令人  
快然感嘆焉。某公若得見其如是，必稱善者久之  
惜哉。

壻奪舅家

雍正中，豫省某縣有富翁，老而無子，以其壻經理家  
政。凡貲財悉付之。壻儼然以嗣子自居。後翁侍婢有  
娠生子，翁憐其少，而懼壻之生異心也，不敢言。將俟  
稍長而析其產，無何翁以暴病歿。壻逐婢與兒，婢攜  
兒鳴於官。壻賄囑戚黨皆誣非翁子，聚訟數年。婢知

秋燈叢話  
十五



力不敵時兒已長成乃含忿行乞他郡每撫子而泣  
悲動路人一日至清苑縣或詢知其故謂曰吾邑宰  
邵公青天也何不訴之值宰出婦哭訴輿前邵細詰  
之曰爾狀似實可投狀來好事者遂慫恿以狀進邵  
請於制軍李公公以越俎為嫌邵曰公第主持之涇  
渭可立判也歸取獄中大盜指河南某巨室為窩主  
訊成而關取其壻壻至邵庭鞫之壻極口呼冤盜曰  
爾翁起家咸賴我輩爾房舍幾楹門窓何向皆所熟  
睹今爾享成業令我輩在縲絏中耶壻惶迫訴曰翁  
生前所為實不知之且我壻也非子也彼子不肖久

經漂泊外出我不過代持門戶耳邵曰渠果有子爾  
尚識之否曰識邵令以婦兒見壻大呼曰是真翁子  
矣邵笑曰子既非假何不以家產給之壻俯首稱罪  
案乃定李公聞之嘆曰良吏也薦擢通州牧

義犬狺訟

丙申秋有大原客南賈還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偶  
過中年縣境憇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憇  
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  
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  
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邵詣縣中適

七  
虞初新志



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齧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縛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

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庾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銜哀茹痛疾走控顛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于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



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齒而讎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信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沈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

張山來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尚能歸客之子乎輟畊錄云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鼃登廳前兩目瞠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鼃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為造物者固已鑒之鼃能雪冤良有以也陳琰曠園雜志載順治丁酉秋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啄其面碎傍人



驅斥終不舍已行尚追趁十數步衆以為怪他日  
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有兩  
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鞫具言半月  
前於某鄉餅店借宿見有贏錢在橐因殺主人攫  
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南  
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  
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遇雞見窘如此  
乃知雞為主人報讎也王慎旃聖師錄載齊河縣  
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  
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

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  
乎抵邑即辨釋臻父子後鞫大盜王山得其殺人  
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嗟呼辨誣釋冤牛鳴  
狗吠注意察情真民之父母神明之宰矣

鸚鵡告盜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鸚鵡舌教  
學語遂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  
語無不絕似有生鬲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納頭於  
甕中以效焉遂與鬲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鸚鵡前  
盜物鸚鵡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禁物參軍銜之而

淵鑑類函  
四百廿八  
引幽明錄



未發後盜牛肉。鸚鵡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鸚鵡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教曰：原殺鸚鵡之痛，誠合論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

盜物者本罪有在，鸚鵡緣此被害，其可憎不尤甚哉。然以鳥之故而殺人，疾名之不正焉。所以尚政體也。然則民捕鶴處死，吾不知其為何法也。或曰：蓋猴頰公之制固無法之法耳。因記公嘗失所愛鷹，止于民家，後圃奴婢投餌羅而獲之，匿不以聞。

盡捕其家及四隣人，不問長幼，悉刑之。何其淫酷一至此哉。今諸侯獵囿之嚴，使民不堪其憂，蓋亦猴頰公之遺弊也。噫！

乙夜鞫獄

南京刑部典史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妻被殺于館舍。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為殺之？官不能決。既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揚示約。某夜二更後，鞫王宗獄。至期，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來。果獲兩人。甲



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于法而釋宗揚曰若日間則觀者眾矣何由踪跡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看耶由是稱為神明

桌下伏聽

王陽明為知州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夥有多應亭多邦彥者驍悍倍于他盜招股已久忽一日應亭母於兵道告辨一紙準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為證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于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誠阜隸

遺愁集二

報以寅賓館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桌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為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惶遽唯叩頭請死

禽獸相傷

南昌守祝瀚以廉能名寧府有鶴帶牌者為民犬咋死府校訟之云鶴帶金牌乃出御賜欲捕民抵罪祝公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何干人事竟縱其人

寄所寄一  
引稗史並  
明世說二

通鑑二百

唐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參軍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懼勢令改判元



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祝公不畏彊禦幾乎媲美矣余觀權貴之家動以  
禽畜累人官吏率為勢所屈不能救斯民誠可嘆  
也已紀曉嵐云天下至可恥者莫過於悖理不問  
理之曲直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敢犯以為榮果  
足為榮也耶此言宜為勢家誦庶或知恥矣

天賜遺鈔

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  
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  
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

輟耕錄十  
一節略

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母累我為也言之再子  
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  
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  
命攜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  
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為賞失主斬曰我原  
三十錠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聶  
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謂失主曰  
失者實三十錠得者實十五錠此非汝鈔必天賜賢  
母以養老者若三十錠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  
付母子聞者稱快



中守宮毒

秋燈叢話  
十五

漢陽有賈人婦素堅貞賈買於外數年不返賈之族弟常稱貸於婦婦厭其頻也未之應某啣之會中秋賈適歸婦喜為烹鮮於葡萄架下餉焉食畢而賈死遍體青腫若中惡者婦哭而告諸隣適族某至譁曰兄中毒必嫂不良因姦斃之也鳴於官榜掠備至遂誣服而終無實據宰中夜徘徊忽一守宮墜几前心動次日親驗其地視葡萄根粗於拱枝葉密蒙蓋數十年物也令烹前物置原處伺之頃葉底有守宮無數頭皆下垂而涎落於盎飼犬犬斃婦寃乃白

廉濟錄三  
並智囊九

明時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即死其翁曰此必婦之故矣陳於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各境出獄囚適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焉有自餉於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問時適當其夫死之際乃置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之狗疑無不立死者婦寃遂白即日大雨又鉛山縣有賣薪者性嗜鱒一日自市歸饑甚妻烹鱒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



隣保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據械繫踰年縣令閱其牘疑中鰾毒召漁者捕鰾得數百頭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令異之知為他物所變其毒必甚細為鞫究婦寃始白蘓人出商於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反殺雞食之夫即死鄰人疑有外姦首之太守姚公鞫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令人覓老雞與當死囚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蓄毒食之殺人故養生家雞老不食又夏不食雞竝見洗寃錄集證宋汪待舉守處州民有飲客者客醉

更治懸鏡  
三集洗寃

括要

臥於空室中夜醒酒渴索漿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汪究舍宇所有物惟瓶水浸臘梅而已細鞫之訟乃白臘梅一作荆花洗寃彙編云瓶中種花水除萱花外皆毒不可飲此亦不可不知也

夢神斷獄

再從伯燦臣公言向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衆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種竹數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窮治無迹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

灤陽消夏  
錄四



竹有節必是也窮治亦無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不過懼伏愚民給之吐寔耳若以夢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為信讞鮮不謬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

如是我聞云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門人吳生冠賢為安定令時余自西域從軍還宿其署中聞有幼女幼男皆十六七歲竝呼冤於輿前幼男曰此我童養之婦

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佔我為妻問其姓猶能記問其鄉里則父母皆流丐朝朝轉徙已不記為何處人矣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即父母竝亡未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兄妹稱然小家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影捕風杳無實證又不可以刑求斷合斷離皆難保不誤然斷離而誤不過誤破婚姻其失小斷合而誤則誤亂人倫其失大矣盍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因憶姚安公官刑部時織造海保方籍沒



官以三步軍守其宅。宅凡數百間。夜深風雪。三人  
堅扃外戶。同就暖於邃密寢室中。篝燈共飲沈醉。  
以後偶剔燈滅。三人闇中相觸擊。因而互毆。毆至  
半夜。各困踣臥。至曙則一人死焉。其二人一曰戴  
符。一曰七十五。傷亦深重。幸不死耳。鞫訊時。竝云  
共毆致死。論抵無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覺有扭者。  
卽相扭。覺有毆者。卽還毆。不知誰扭我。誰毆我。亦  
不知我所扭爲誰。所毆爲誰。其傷之重輕。與某傷  
爲某毆。非惟二人不能記。卽起死者問之。亦斷不  
能知也。旣一命不必二抵。任官隨意指一人。無不

可者。如必研訊爲某人。卽三木嚴求。亦不過妄供  
耳。竟無如之何。相持月餘。會戴符病死。藉以結案。  
姚安公嘗曰。此事坐罪起釁者。亦可以成獄。然核  
其情詞。起釁者實不知誰鍛鍊而求。更不如隨意  
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鞠法也。刑官豈  
易爲哉。又云獄情萬變。難執一端。據余所見。事出律  
令之外者。一人外出。訛傳已死。其父母因鬻婦爲  
人。妾夫歸。迫於父母。弗能訟也。潛至娶者家。伺隙  
一見。竟攜以逃。越歲緝獲。以爲非姦。則已別嫁。以  
爲姦。則本其故。夫官無律可引也。又劫盜之中。別



有一類曰趕蛋不為盜而為盜之盜每伺盜外出或襲其巢或要諸路奪所劫之財一日互相格鬪竝執至官以為非盜則寔強掠以為盜則所掠乃盜賊官亦無律可引也又有姦而懷孕者決罰後官依律判生子還姦夫後生子本夫恨而殺之姦夫控故殺其子雖有律可引而終覺姦夫所訴有理無情本夫所為有情無理無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斷耳

井中疑案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兩老僧共一菴一夕有兩老道

灤陽消夏錄五

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啓呼亦不應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于官邑令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然皆無傷粟公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奸邂逅畱宿則非仇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竝移門扃不啓何以能出距井窻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鞠人不能鞠鬼惟當以疑案結



耳徑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  
晟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即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  
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  
人言粟公憤憤吾正服其憤憤也

墮橋顯報

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為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  
揮福推墮石橋下時河水方結觚稜如鋒刃顛骨破  
裂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嫌豪遠聞于官官利其財  
獄頗急福陰遣母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為  
我養老母幼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足墮橋下

灤陽消夏  
錄五

豪諾之福粗知字義尚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官  
吏無如何也福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于官終  
以生供有據不能直豪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  
皆曰是負福之報矣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  
而命案尤難有頑兇者甘為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鬻  
其所親斯已猝不易詰矣至于被殺之人手書供狀  
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臯陶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倘  
非負約不償致遭鬼殛則竟以財免矣訟情萬變何  
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恃清取禍



嘉興宋某為仙游令平素峭潔以包老自命某村有  
 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  
 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游他方才  
 免于難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令貿易四  
 川三年不歸村人相傳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  
 聞此事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于轎前迹  
 之風從井中出差人撩井得男子腐尸信為某佃遂  
 拘王監生與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  
 于法邑人稱為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  
 其夫從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

之方知己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于省城臬司  
 某為之申理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為  
 之歌曰瞎說姦夫害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  
 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膽氣粗

王監生姦佃戶之妻誑其夫遠游何等惡計村人  
 傳說不為無由宋令察其姦遠置二人于法大快  
 人意所惜推鞠未當遂致聰明誤身甚矣折獄之  
 不可不慎也

聽訟彙案卷之三



右聽訟彙案三卷上梓已久矣。頗多謬誤。故督學石川先生與土井講官校索之。未畢而中止矣。今督學齋藤先生使禮繼為之。禮因再對校原書而糾正之。并標其書名及卷數。以便讀者。間有未詳者姑置之。俟他日追補云。

池田定禮謹識

聽訟彙案跋

罪論

聽訟彙案三卷。我藩故督學東陽津阪先生所輯也。先生博覽強識。務經濟。深憫民其少也。寒微故。熟知閭里民情。洞察其疾苦。常憂訟獄之不治。而或有蒙冤誣者。因就羣書中。掇古人判案錄。公且明者。凡九十四條。附以論斷。補宋人所輯棠陰比事之缺。而事係宋元以後者居多。故情偽



之變。聽審之術。視前書更為曲盡。世之聽訟者。宜各置一通也。或曰。凡聽訟者。憫民為心。公明斷之。則足矣。何必檢古人陳案為曰。然。雖然。民之姦匿。欺上者。日益出。而吏之公明。泝下。世難其人。故自以為公者。未必公。以為明者。未必明。而或受姦匿之欺。收獄之無冤滯。不可得已。是徒有憫民之心。而無憫民之實也。安足為善聽訟哉。然則。不如考

諸往蹟。而資吾公明也。是先生之所以有此舉焉。先生雖職非牧民。當時吏之以循良稱者。多出其門。其革弊風除民瘼。不為不多。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歿既七年。受其教任事者。稍。死亡。尚迪。晚生。垂髫。從遊。先生。辱其知遇。而不能有為。至今碌。徒披遺書而已。是可歎也。但知先生之心。存於憫民。終始如一者。得之親炙之際。不可不一言也。







